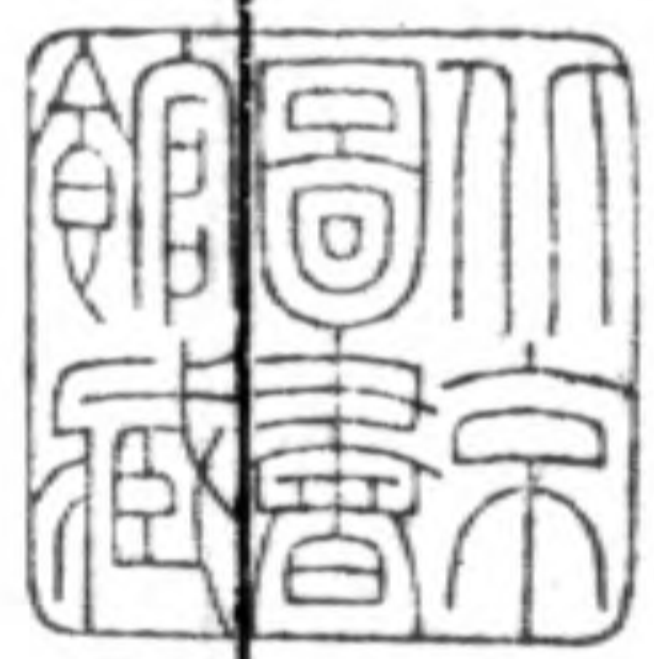




東觀餘論總目



皇明

朱衣

同校

法帖刊誤上

第一帝王書

第二漢魏吳晉人書

第三晉宋齊人書

第四梁陳唐人書

第五雜帖

法帖刊誤下



第六王會稽書上

第七王會稽書中

第八王會稽書下

第九王大令書上

第十王大令書下

米元章跋秘閣法帖 附

記與劉無言論書

記石經與今文不同

漢簡辯

銅戈辯

鷓鴣賦辯

古瓦辯

王敬武書辯

汝州新刻諸帖辯

二館辯

張仲匠辯

古器辯

永建石章辯

杜子美詩筆次序辯

論飛白法

論臨摹二法

論另字

論黃陵碑二女

論書八篇示蘇顯道

論書六條

論虞書千文

論張長史書

齊景公招虞人以旌說

秦昭和鍾銘說

商著尊說

商素敦說

商山觚圓觚說

商狸首豆說

周史伯碩父鼎說

周舉鼎說

周宋公鼎說

周方鼎說

周寶龢鍾說

周雲雷鍾說

周壘周洗說

周一柱爵說

周雲雷筆說

周螭足豆說

周素盦漢小盦說

宋經鍾說

漢金罇說

漢螭文甌說

漢象形壺說

漢小方壺說

漢漏壺說

跋西嶽華山廟碑後

跋四皓碑後

跋千祿字碑後

跋逸少破羌帖後

跋黃庭經後

跋陳孝義寺碑

跋蘭亭傳後

跋白傳書後

跋文會圖後

跋李邕鄆撰

御書閣記後

跋崇寧所書真誥冊後

跋真告書秦漢間事後

跋祕閣續法帖後

跋吳正獻公草書後

跋劉次莊戲魚堂記後

跋滑州崇壽寺杜師雄留題後

跋鍾虞二帖後

跋仁智圖後

跋東府所書急就章後

跋韋鷗十馬圖後

跋晉人帖後

跋破羌跋尾另後

跋所書真誥數紙後

跋模本王逸少尚書中書帖後

跋世說第三卷後

跋漢小黃門譙君碑後

跋世說新語後

跋百家詩選後

跋章草急就補亡後

跋右軍甘蔗帖後

跋右軍論諸葛昏書後

跋蜀道圖後

跋輞川圖後

跋景福草書卷後

跋大滌翁論書帖後

跋蘇顯道求章草卷後

跋藏真書後

跋吉日圖後

跋章草仙真詩後

跋石晉熊暉詩後

跋蘇氏篆後

跋蘇氏書後

跋蘇氏遺蹟後

跋海陵志後

跋昌谷別集後

跋温公新壺格七國戲二書後

跋九詠後

跋祕閣第三弓法帖後

跋舊題破羌帖後

跋張天覺書後

跋洛陽九詠瞻上清後

跋法帖逸少書後

跋唐人書蘭亭詩後

跋王大令授衣帖後

跋寶篋經後

跋華嚴經後

跋張長史帖後

跋摹逸少帖後

跋藏真書後

跋錢氏書後

跋玉谿集後

跋元和姓纂後

跋十七帖後

跋輞川圖後

跋陶淵明集後

跋漢冀州刺史王純碑後

跋漢太尉劉文饒碑後

跋元和姓纂後

跋何水曹集後

跋王易簡玉仙傳後

跋穀梁傳後

跋三蕭碑後

跋顧誠奢書呂肅公碑後

跋楊少師詩後

跋黃庭經後

跋孔耽碑後

跋袁仙夫帖後

跋師春書後

跋高彥休闕史後

跋何璧書後

跋段太常語錄後

跋集逸少書聖教序後

跋滕子濟所藏唐人出游圖後

跋王大令帖後

跋張閔道草書後

跋四皓碑後

跋細字華經後

跋陶華陽書後

跋盤綫圖後

跋趙韓王書後

跋江南藏真書後

跋龍眠九歌圖後

跋劉向列仙傳後

跋索靖章草後

跋王晉玉所藏韋鷗馬圖後

跋王方慶押尾後

跋西京雜記後

跋步輦圖後

跋干祿書後

跋絳帖子敬書後

跋法書五帖後

跋周陽侯家廳文後

跋王晉玉所藏桓宣武畫像後

跋二鍾虞松王珉帖後

跋陶徵士集後

跋真誥衆靈教戒條後

跋紫陽先生李含光碑後

跋定本古器圖後

跋漢舊儀等書後

跋唐人書後

跋開弟所藏張從申書慎律師碑後

跋洛陽所得杜少陵詩後

跋雒陽伽藍記後

跋宗室爵竹畫軸後

跋慎漢公所藏相鶴經後

跋玉笥山清虛館碑後

跋章草彌陀經後

跋段柯古靖居寺碑後

跋所書十七帖後

跋古文韻後

跋黃庭內景經後

跋楊少師書跡年譜後

跋鍾繇賀捷表後

同前

跋章草雞林紙弓後

跋草書洛神賦後

跋潯陽石本頭眩方後

跋王子敬帖後

跋楞嚴白繖蓋後

跋北齊勘書圖後

跋案樂圖後

跋織錦回文圖後

跋錢鎮州回文後

跋張曲江集後

跋陳碧虛所書相鶴經後

跋吳道玄地獄變相圖後

跋古文書武成篇後

跋唐人所摹十七帖後

跋寶王論後

跋施真人集後

跋滕子濟所藏猊圖後

跋米元章摹平章帖後

跋李西臺書後

跋所書詩軸後

跋唐建中告後

跋郭忠恕所摹按樂圖後

跋孔穎達碑後

跋瘞鶴銘後

跋瘞鶴銘後

跋桓宣武傳後

跋金樓子後

跋逸少昇平帖後

跋陳文惠公記烏君事後

跋楊夷甫提刑等帖後

跋校正崇文總目十七條

論漢晉碑

論靈臺碑

論王輅建太常用黃色

校定楚詞序

校定焦贛易林序

校定師春書序

東觀餘論總目

終

法帖刊誤卷上

并序

左朝奉郎行祕書省祕書郎黃伯思撰

淳化中內府既博訪古遺蹟時翰林侍書王著受詔
緒正諸帖著雖號工草隸然初不深書學又昧古今
故祕閣法帖十弓中璠珉雜糅論次乖譌世多耳觀
遂久莫辯故禮部郎米芾元章筆翰妙薦紳間在淮
南幕府日嘗跋弓尾作數百語頗有條流但概舉其
目踈略甚多故諸部中或偽迹甚著而不覺者若李
懷琳所作衛夫人書逸少闊別稍久帖之類有雖審
其偽而譏評未當者若知伯英大令諸草帖爲唐人

書而不知乃書晉人帖語之類有譏評雖當主名昭然而不能辯者若以田疇字爲非李斯書而不知乃李陽冰明州碑中字之類有誤著其主名者若以晉人章草諸葛亮傳中語遂以爲亮書之類是也其餘舛午尚多書家責能書者備故僕於元章慨然古語有之善書不鑒善鑒不書僕自幼觀古帖至多雖毫墨積習未至而心悟神解時有所得故作法帖刊誤凡論真偽皆有據依使鍾王復生不易此評矣元章今已物故恨不示之後有高識賞予知言大觀戊子歲六月七日西都府院東齋序

第一帝王書

凡草書分波磔者名章草非此者但謂之草猶古隸之生今正書故章草當在草書先然本無章名因漢建初中杜操伯度善此書章帝稱之故後世目焉今此卷首帖偶章草便以爲章帝書誤矣然此書亦前代作但錄書者集成千字中語耳米徑以此辯之未中其病米云晉武書當是孝武非也僕案省啓帖與後譙王帖雖在疑錄似非一家書續帖中炎報帖頗與此筆法同炎晉武名非孝武也然皆後人依倣此帖末云故遣信還古者謂使爲信故逸少帖云信遂

不取荅真誥云公至山下又遣一信見告謝宣城傳云荊州信去倚待陶隱居帖云明旦信還仍過取反凡言信者皆謂使人也近世猶有此語故虞永興帖云事已信人口具而今之流俗遂以遣書饋物爲信故謂之書信而謂前人之語亦然不復知魏晉以還所謂信者乃使之別名耳

阿史病轉差帖云晉宣帝亦未然

安軍破堯數朝三草書筆勢糾繞若一其僞不疑僕幼時嘗觀世傳七賢書未有白字皆連名作點七人所作了無小異雖當時筆法傳授或同然人書不同亦如面焉不應乃尔無別固疑其僞是時宿輩長者或謂不然後觀竇泉書賦始知七賢帖果李懷琳僞作此三帝草書亦是類也

米云梁高當是齊高非也此帖末云蕭衍正梁武名梁武廟號高祖此書目誤以祖爲帝耳

宋明帝帖云報休祐休範二家內人知祐晉平王也範桂陽王也宋史以休祐爲休祐盖冊牘傳寫之訛當以祐爲是

弔江叔帖非唐文皇書案高宗永隆元年七月丙申江王元祥薨卽此帖所謂江叔也高宗多以國呼諸

父如滕叔不須賜謂滕王元嬰猶以元祥為江叔此正高宗書也叔藝韞多材帖亦高宗書中云聊以示藹謂魯王靈夔之子范陽王藹也靈夔亦高宗叔史稱其篤學善草隸此帖所謂叔藝韞多材慈深善誨藹夙奉趨庭之訓早擅臨池之工者以此後有荅進枇杷并移營五橋南二帖皆高宗書此數段並誤入太宗帖中

陳文帝謂宣帝我名子以伯汝宜以叔此卷陳永陽王伯智書誤錄在長沙王叔懷後又据陳史長沙王但有叔堅而無叔懷其弟亦無此名觀帖尾作名處疑是叔慎叔慎陳岳陽王也蓋摹傳之變

第二漢魏吳晉人書

唐文皇右軍傳贊云伯英臨池之妙無復餘蹤當是時遠購冥搜古帖畢出而御府所蓄其富無倫尚無伯英書後世豈可復得非特唐也晉世見者益寡故庾翼與右軍書云昔得伯英章草十紙過江亡失常歎妙跡永絕此卷章草芝白一帖差近古亦疑先賢摹放也前知汝殊愁以下五帖米云皆張長史書信然但帖中有云數往虎丘祖希時面祖希張玄之字也玄之與大令同時虎丘地在江左當是長史書二

王帖辭耳

崔子玉書云數附書知聞以解其憂唐人書也字亦非漢

尚書宣示鍾書真跡本在王丞相導家導過江時藏衣帶中以遺逸少逸少以遺王脩脩死其母以脩平日所寶并入棺真蹟遂絕此本右軍所臨者

白騎遂帖乃王大令臨唐開元中在滑臺人家并逸少臨宣示帖藏之故誤錄在鍾部長風帖乃逸少早年書殊未變鍾體故亦誤寘此長風范母子等語二王帖間多有米云齊梁人書非也

皇象文武帖蓋寫漢東觀校書郎中高彪送幽州督軍御史第五永箴耳結字亦古史本云呂尚七十此云師尚七十史本云明其果毅此云昭其果毅蓋作史者避晉諱當以此為是五將三門下當云地有九變丘陵山川人有計策六奇五間揔茲三事謀則咨詢無曰已能務在求賢淮陰之勇廣野是尊勿謂時險不正其身勿謂無人莫識已真忘富遺貴福祿乃存枉道依合後無所觀先公高節永越可尊佩藏斯戒以厲終身時蔡邕輩並賦詩送永獨彪作此箴邕等甚美之以為莫尚也全章見東漢書此段軼之象

書人間殊少惟建業有吳時天發神讖碑若篆若隸
字勢雄偉相傳乃象書也張懷瓘日以沈着痛快真
得其筆勢云皇象後章草一表蓋唐人僞作其體正
與世傳曹植書鷓鴣賦同皆非真迹至若孫皓上晉
武表亦章草書字畫高古與此有間矣王小令此年
帖本唐人所畜與二鍾虞松三帖爲一卷珉帖末云
輔國司馬君筆勢婉雅與此間矣此亦無後五字
謝安後一帖傳摹遠真米以爲僞者蓋以惶恐再拜
當時罕用然施於尊老或有之陶華陽真誥中有帖
云許玄惶恐再拜正晉世體也

王世將二十四帖與第一卷數朝等僞帖字勢無異
惟後兩表極古信能傳鍾氏筆意而右軍學之也表
中有云頓乏匆匆按顏氏家訓云世中書翰多稱勿
勿相承如此莫原其由或有妄言此忽忽之殘缺耳
說文勿者州里所建之旗蓋以趨民事故忽遽者稱
勿勿僕謂顏氏以說文證此字爲長而今世流俗又
妄於勿字中斜益一點讀爲忽字彌失真矣按祭義
云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注勿勿猶勉勉也憇愛之
貌杜牧之詩浮生長勿勿是知勿勿出於祭義唐人
詩中用之不特稱於書翰耳

第三晉宋齊人書

庾亮書云奉告書箱先為媿子作案江淮之間謂母曰媿此云媿子未知目何戚也

爾雅云媿姆安也

庾翼帖稱故吏從事中郎按翼嘗為陶侃太尉府從事中郎此當是與侃啓也

杜預十一月二十四日帖云道遠書問又簡問得來况非當時尺牘中語或是江左人書不特親故帖偽也親故末云數附書信以慰吾心亦近世流俗語耳晉劉超為人慎密自以書類元帝不敢與外書此帖不應尚傳又字勢與元帝大別其偽甚矣謝莊首終

仕宋而題曰晉大誤王著敘王坦之書列于逸少諸

子間意以名皆從之殊不知坦之廼述子自太原王

耳非琅邪族也自非通古甚那至尔

川本云意非字下有字

劉瓌之乃東晉時善八分者大令既不肯書太極殿

榜謝安石遂令瓌之以八分題之今此草帖非真與

王廙二十四日帖無異王氏擬操徽渙之四子書皆

真帖逸少七子上四人與子敬書具傳惟玄之肅之

遺跡未見餘皆得家範而體各不同是善學逸少書

者猶顏延年對宋文帝論其諸子自謂竣得臣筆測

得臣文奐得臣義躍得臣酒書亦猶是也僕今以擬

王氏諸子則逸少之書疑之得其韻操之得其體微
之得其勢渙之得其貌獻之得其源然而大令之書
特知名而與逸少方駕者蓋能本父之書意所循者
大故也真行則法鍾草聖則師張二家之法逸少所
自出從而效之所以特高於諸王猶魯堂諸子由賜
商偃皆以儒稱卒之得其傳者子淵而已

索靖七月二十六日帖本七紙晉王平南廐每寶翫
之值永嘉亂乃四疊綴衣中以度江唐蒲州桑泉令
豆盧噐得之疊跡猶存今所錄惟一紙耳摹傳失真
無復意象

紀瞻帖中有云貧家無以將意所謂物微意全也觀
此語不待見筆跡可判其僞矣山濤啓事與李懷琳
所撰七賢書中濤書自相戈盾但此啓事文是而書
非七賢帖中筆語皆妄也

此卷僞帖甚衆如庾翼後一帖與沈嘉王循司馬攸
劉穆之王劭王廞張翼陸雲羊欣卞壺謝發與前杜
預一帖及劉超劉瓌之紀瞻山濤等帖皆一體僞書
孔琳之帖有恨恨脚中轉劇近明散未覺益十二字
僞小蓋行側注字摹帖者妄以入行耳當依本爲勝
王僧虔兩啓皆佳結字與擬王琰乞江郢所統郡啓

同書聲信不虛傳

第四梁陳唐人書

齊豫章王疑孫確子範之子在梁位司徒右長史此云征南將軍不知何據恐是梁邵陵王綸之子確也其書孝經一章亦近世偽體非江左書阮研帖亦然蕭子雲有章草史孝山出師頌一章甚古雅與此卷正書列子遠矣紙中王濛筆下徐偃信篤論也

陳逵者晉西中郎將也此云陳朝陳逵書誤矣

褚河南潭府帖末云舅遂良報薛八侍中前外舅張知常以爲河南謫潭時無有薛姓爲侍中者僕嘗攷

之信然案遂良以高宗永徽六年貶潭州都督前此上至神堯時爲侍中者裴矩齊王元吉杜如晦王珪魏元成楊師道劉洎張行成高季輔宇文節韓瑗凡十一人未有薛姓者至儀鳳中薛元超始作相旣在遂良後又不作侍中書時在外鎮未有兼此官者及觀字勢亦敦褚作嫵媚態其僞必矣後家姪至一帖乃真河南得意書翩翩有逸敬體以前帖視之猶蓬葭倚瑤林也

山河帖乃褚河南所書枯樹賦中抄出耳此庾子山作而褚書之後褚遂良述四字後人妄益

虞永興大運帖歐陽率更比年帖皆集二公碑中字爲之

柳少師與弟帖末云誠懸呈人多疑之以顏籀注漢書丞相衡傳云字以表德豈人所自稱柳不當稱字然嘗觀逸少敬謝帖自云王逸少白廬山遠公集盧循與遠書自云范陽盧子先叩頭則古人稱字蓋或有之

陸柬之帖云近得告爲慰上下無恙不得吳興近問懸心得藥書散勢耿耿嘗也殊不類唐人語當是臨晉宋人帖不尔效其語作此耳

薄紹之宋世爲丹楊尹書與羊欣齊名時號羊薄此卷目爲唐人謬甚矣

第五雜帖

自蒼頡至程邈書皆僞史籀書傳世者岐鼓耳今此書云揚州裴易德系字殊無三代體與其辭皆唐人筆也李斯書米云不知何人書僕按其文云田疇耕耨爲政期月而致法令使父子爲鄒魯乃李陽冰篆王密所撰明州刺史河東裴公紀德碣中字也其碑畧云驚逋復田疇闢教以耕耨故爲政可期月而致寬之則法令非行公之化夷俗爲鄒魯使父子長幼

各得其宜此帖乃摹田疇等十八字爲斯書與碑中篆無銖黍差而米云不知何人書蓋未嘗見此碑耳程邈在秦雲陽獄作隸字迺今漢碑中字是也有此隸方生今正書不應邈已作之宋儋唐明皇帝時人學鍾書但作側戾殊失天勢王著錄此書不知乃唐士意爲遠古人故與斯邈並列其誤至此儋有嵩山圭禪師等碑傳於世字亦不甚工

衛夫人帖蓋唐初李懷琳作事見竇臯述書賦如續帖中稽康絕交書世傳七賢帖皆懷琳偽跡也此與師帖尤踈謬按梁蕭子雲荅武帝敕云臣昔不能拔賞隨時所貴規模子敬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十許年始見敕旨論書一卷商略筆狀洞徹字體始變子敬全範元常逮爾已來自覺功進此偽帖云但衛隨世所學規摹鍾繇遂歷多載年二十著詩論草隸又云筆勢洞精字體適媚皆竊取子雲啓中語欲小改之送失其句讀今世高識豈無何不悟此又衛夫人乃晉李矩妻李充母名鑠字茂猗旣與師書自當著名不但稱夫族及姓也以數事考之其偽不疑又前輩論此帖以其敕字從力館從舍爲僞未中其病

蓋自二王以來譌字甚多陳爲陣策爲筴皆二王輩自製不可據此定真僞也

隋朝書中敬字缺其波蓋淳化中摹此書時特省去避諱耳或指此目爲僞帖非也梁武帝書評乃命袁昂作者其荅啓云奉敕遣臣評古今書臣愚短豈敢輒量江海但天旨諉臣斟酌是非謹品字法如前此云梁武評書誤矣袁昂不以書名而評裁諸家曲盡筆勢然論者以其評張芝書云如漢武愛道憑虛欲仙則欲仙而已至况薄紹之書乃云如仙人嘯樹則真仙也爲此擬失倫此亦一病也寫此者字法局束天然太少疑非智果書果號得右軍骨借譽浮其實亦不至尔

何氏書若云何人耳或以爲何姓非也米以二帖爲歐陽率更書良是

敬祖鄱陽二帖大令部中已有此重出耳敬祖王道子武岡侯協也與大令不同時恐非其書

孤不度德量力與亮曰董卓以來二帖皆諸葛傳中與昭烈問荅語有一段自孫權據有江東以下與此文相接誤實第十卷王大令部中皆章草書雖字畫大小微異而筆勢若一大是全寫亮傳首語此文雖

王氏書苑卷之九
出亮言亦史家潤色之又中云亮曰亦史家所記米
遂謂亮書差千里矣僕謂此帖當是逸少書蓋與此
公章草豹奴帖筆法同

移屋有意適閑曠二帖真羊中散書與唐薛邕家所
畜筆精帖字勢同與法帖本部中三月六日帖殊不
類彼六日帖乃僞也筆精帖真羊公得意書或以爲
逸少則誤矣

法帖刊誤卷上

法帖刊誤卷下

左朝奉郎行秘書省秘書郎黃伯思撰

第六王會稽書上

自適得書至慰馳踈耳中間諸帖除穆松及秋中二
帖差似逸少書餘並近世不工書者僞作耳非特筆
無晉韻又宅上靜眠過此如命等乃今流俗語不待
觀筆跡已可辯之

諸酸感至比加下及宰相并噉豆鼠伏想嫂等亦僞
作蓋以逸少別帖垂三十年比加下瘠等語廁其間
或云宰相安和帖乃郗愔書謂宰相者簡文作相王

時也殷生者殷浩也然此或是書郗愔帖語耳而結字實近世人僞作愔書自與逸少早年抗衡而此帖了無晉韻其非審矣

鯉魚帖敬字行成帖殷字皆缺語在第五韋夫人及蔡家二帖亦後人依倣賈曾送張說赴朔方序中云備官而行成旅比從下云有詔具寮爰開祖宴且申後命寵以蕃錫此卷有此文自行字上祖字下皆亡之而作草書多不綴屬當是集逸少書寫此序耳先輩以爲張說送賈至文非也米亦以自是月下爲僞殊不知自行成下已僞蓋此帖失其首尾而米未嘗

考賈曾文也

闊別稍久眷與時長帖末云遇信念遽萬不一陳字既甚惡而筆語乃爾非逸少書無疑吾昨得一日一起帖米以爲張長史書有之但米論書多以草字差大者爲非二王書一概求之理恐未竟

追尋帖米以爲大令書非也字勢圓緊旣非獻之體而中云吾老矣餘願未盡惟在子輩耳案大令壽四十三初無後嗣與此不合又法書要錄逸少帖內有此語固宜在此卷

二十日以下二帖結體雖疎詞筆皆有王氏風氣殆

是唐人縱筆臨倣非摹搨也

不得臨川問帖亦非逸少書庾子嵩非同時人也
朱處仁帖在十七帖間其中有云往得其書信遂不
取荅謂昔嘗得其書而信人竟不取報書耳而世俗
遂誤讀爲往得其書信殊不知信者乃使人也自連
下語非若今之所謂書信也第一篇晉武帖中已評
辯之

第七王會稽書中

得都下九日帖中云蔡公者蔡謨也仁祖者謝尚也
晉穆帝永和十二年秋桓公破姚襄至洛故此云久

當至洛是時將以謝尚鎮司州以病止故此云得仁
祖二十六日問疾更委篤與陶穀家所畜逸少破羌
帖中所書事正同其帖云知虞帥書桓公以至洛即
摧破羌賊賊重命想必禽之王略始及舊都使人悲
慨深此公威略實著自當求之於古真可以戰使人
歎息知仁祖小差此慰可言適范生書如其語無異
故須後問爲定令以書示君僕嘗跋之云晉穆帝永
和十二年秋桓温破姚襄于伊水遂至洛時將以謝
尚鎮之属病不行所云桓公摧破羌賊及仁祖小差
正當時事也是時逸少去會稽内史已歲餘方遯迹

山水間宜不復以世務經懷而此書乃歎宣武之威
畧悲舊都之始平憂國嗟時志猶不息惜其一憤遠
引使才猷約結弗光於世獨區區遺翰見寶後人覽
之深爲興歎此帖草法極工惜不載法帖間故附見
此係

與足下意政同政當作正蓋逸少祖尚書郎名正故
王氏作書正月或作初月或作一月他正字皆以政
代之後人相承數之非也

自初月二日至前後洛帖皆僞如中月有云羲之是
耳願知心素致使如然也願足下莫見責乃俗人僞
作第恐是著書觀其所補永禪師十字格韻與此正
同十月七日帖米以爲集成予謂昨見君帖亦然蓋
二帖字意皆不相屬而十月帖頗取十七帖中足慰
前可令必達以副此志遠想慨然等帖中語廁其間
如云足下尚停數日得告承長平未佳足下小大佳
也知比丹陽書熱日更甚期已至旦反想至七帖皆
後人依倣中有云不易可得過夏知有患者早乘涼
行皆非當時人語承足下還來一帖不論可見其
荀侯帖云安西音信明公還後歸洛也詞筆皆如初

月帖劉次莊釋云安好声音
信那可遇得歸洛也

三石齋書錄 卷之九
深以自慰晚復壽熱二帖唐文皇所臨者羲之白耳帖不論可見其偽

僕近脩小園子殊佳帖米以爲子敬書僕謂處動靜以下方是子敬筆前兩行乃唐人書字勢帖語與後迥殊

第八王會稽書下

羲之死罪小大悉佳帖書殊惡末云因緣不多亦近代所爲耳

足下各如常亦唐人作比初月帖差勝中云淡悶干嘔淡古淡液之淡干古干濕之干今人以淡作痰以干作乾非也據此當亦非今人所作

闊轉久帖末云卒未近緣如何非晉士語阮公故尔一帖非逸少書

蒸濕帖米云大令代父書非也蓋結字殊不同詞亦異晉體

修齡王胡之也重熙郗曇也安西庾翼也其云一昨得安西六日書無他無所知說故不復付送讓都督表亦復常言耳案翼之鎮荊州以石虎衰暴屢表請北伐康帝及朝士皆遣使譬止孫綽輩亦致書諫之則逸少所見之表殆亦論北伐事也翼之此舉朝論

弗以爲然故逸少以爲常言及聞其遷襄陽乃云稚
恭遂進鎮東西齊舉想克定有期也則始雖同羣議
而終以爲當猶趙充國之計罕羌初是之者十三中
十五最後十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無足
怪也然翼有志無年徒奮十倍之氣而蔑一統之功
此志士所嗟慨者逸少所書進鎮帖唐張彥遠載於
書錄今聞在王仲脩家

月半帖雖晉人語字不合作蓋後人寫二王尺牘中
語耳

此郡帖米謂與王述書非也逸少與藍田方隙而爲
屬郡旣檢察苛急主者疲於課對正救過不暇豈復
尺牘間自彰其逋滯哉此帖官本傳摹甚失真如以
就勞爲能勞小却爲小都皆轉失草法也
適欲遣書帖非逸少書

逸少十七帖本唐正觀御府中書張彥遠云王草書
中烜赫著名帖也僕謂當時書卷首帖有十七日字
故諸帖總謂之十七耳非帖數也本二十七條今官
法帖有其十五散寘逸少書三卷中又續法帖有五
而印竹杖絲布衣漢講堂諸葛顛天鼠膏四果種虞
安吉七條不載當是亡軼而世有完卷者傳模殊精

非此比也此卷有帖云周益州送此邛竹杖御尊長或須今送僕案十七帖有云去夏足下致邛竹杖皆至此士人多有尊老者皆即分布令知足下遠惠之至以前帖觀之卽知此帖蓋與周益州矣自昔相傳十七帖乃逸少與蜀太守者未必盡然然其中問蜀事爲多是亦應皆與周益州書也但來禽一帖則或以爲與桓温而已本朝僧邦者有寄李昌武翰林詩云來禽簡寄桓宣武不知何據案此帖有云吾在田里惟以此爲事足下致此子者大惠也逸少視桓公位殊遼絕與書不當尔耳然當時真長子猷輩猶嫚侮桓公彼亦能容逸少作書若交友蓋無足怪温飛卿詩云畫圖驚畏獸書帖得來禽此帖垂寶非一世也

第九王大令書上

此卷王大令部僞者最少相過無復日借匪獻之韻自可賞

鷺還慰姊意帖鷺者王氏子姓之小字耳猶袁羊顧虎之類或以此鷺卽逸少所愛之鷺甚可鄙笑二十九日帖云昨遂不奉恨深此近世人語非子敬書靜息帖云賴消息内外極生冷内外二字本行旁注故

字差小而昧者摹填著行中非也當依本爲勝諸帖中此例甚多如十七帖中遠想慨然孔琳之帖恨恨脚中轉劇等字本皆測注後人摹以入行雖失格體猶於理未害至於讀蘭亭敘者以不知老之將至旁一僧字爲逸少作曾字之誤借使摹入行中則害理矣案古蘭亭敘本二十八行至第十四行間特闕者蓋接紙處而不與知字適在此行之末梁舍人徐僧權於其旁著名當時謂之押縫梁御府中法書率如此而此帖僧字下亡其權字近世人殊不知此乃云僧者曾之誤因讀爲曾不知老之將至非也又案晉

史逸少本傳及書錄第十卷皆載此叙但云不知老之將至而無曾字益可是正乃知善摹帖者勿問其贖滅注缺橫斜細大一放其本而不小易乃不失真矣今法帖多妄更易之至以注字入行大小旣殊體不綴屬後人不曉從而效之一行之中洪纖頓異號子母体如第五卷近世僞作釋智果書是也每一觀之使人深慨

靜息帖云礬石深是可疑事兄熹患散輒發癰散者寒食散之類散中盖用礬石是性極熱有毒故云深可疑也劉表在荊州與王粲登障山見一岡不生百

草榮曰此必古冢其人在世服生礬石熱蒸出外故草木焦滅鑿看果墓礬石滿塋又今洛水冬月不冰古人謂之温洛下亦有礬石今取此石置瓮水中水亦不冰又鶴伏卵以助暖氣其烈酷如此固不宜餌服子敬之語實然聊附于此

授衣帖歷世所傳自爲一卷法帖中亡其帖尾政在此耳下當云當今可復使不萬全不願其以多筭難易得之便自可令不爲因累耳比者忉怛當不可言當不可言獻之死罪法帖無此四十三字入其間多有燥筆及魚食處而官帖不復依本其失多矣

奉對帖云方欲與姊極當年之足以之偕老豈謂乖反至此當是與郝家帖也案子敬病篤請道士上章法應首過子敬曰不憶餘事惟省與郝家離婚子敬前室郝曇女也郝氏自太尉鑿後爲江左名族其姓讀如絺繡之絺而世人以俗書郝字作郝因讀爲郤詵之郤非也郤詵乃春秋晉大夫郤穀郝鑿乃漢御史大夫郝慮之後姓原既異音讀迥殊後世因俗書相亂郝郤二姓遂不復辯亦近代氏族及小學二家之學不講故也陸魯望博古矣其詩有云一段清香染郤郎亦誤讀也今因郝氏帖聊尔及之以紀俗繆

梁中書郎虞龢表云逸少爲會稽子敬爲吳興故三吳之地偏多遺迹又是暮年道美之時今此卷中亦時有吳興帖然大令帖傳于世佳者尚多如乞假表庾公帖周姊帖洛神賦劉氏所藏十二字等帖官帖中皆遺之僕頃以韻語題河南王氏所藏子敬帖云君家大令書盈紙筆勢翩翩趣多媚雖云沓拖如少年豈至拘攣同餓隸會稽七子五知名此公風槩尤超詣太極璇題猶重書

謂不書太極殿榜

一時凜凜標英氣

半袖精裊衆爭求數幅新帟世尤貴當時親遇得已難況復傳今僅千歲龍珠歸浦劍還津此帖君藏真得地才披尺許目增明鸞跂鴻驚欲飛逝硬黃響搨若傳吾完璧摹刊願垂世聊尔以記大令書事漫附于此

玄度時來一帖米以爲無名人作僕謂此真晉人語但筆勢踈緩多失落耳謂大令書則非蓋中云仁祖欲請爲軍司案獻之以晉孝武太元十一年年四十三卒上推謝尚於穆帝升平元年卒時獻之方年十三請軍司又在升平前大令是時纔十許歲安得已作書論時事殆是穆帝時他人書後玄度何來遲亦此類

王氏書苑卷之九
薄冷益部二帖米以爲歐率更書實然但米誤以益部字爲益郎蓋下接着舊傳字此帖蓋借陳壽所著益部耆舊傳也

詠史詩鬱鬱澗底松數句乃集大令書

一月二十九日黃門帖亦王氏書而非大令也

第十王大令書下

吾當託桓江州助汝帖米以爲張長史書雖未必然要非大令書也案此帖不至惡但縱任近俗無晉世清韻真非大令書但殊不知亦寫右軍帖詞耳張彥遠右軍帖錄有此語此卷亡其半其上略云汝決欲

來下上方大枋想汝不過數枋足人方足不果尔可白吾當託桓江州助汝

續帖逸少部中有前段結字殊應模矩蓋王氏子弟臨逸少書勝此遠矣

疾不退至分張帖諸大草字語類江表人玄度何來亦似逸少語其字皆張長史藏真輩僞作或自書二王帖語耳與第二卷知汝殊愁及藏真長史部中諸帖一手也豹奴桓嗣也王氏甥故二王帖中時及之如云豹奴晚歸家之類然此豹奴惟省一書帖亦後人依放

極熱敬惟府君帖云來時幾得問希此消息極悶悶
又云意甚無賴君有好藥云云極濟事耶又服油帖
云不至絕艱辛也皆近世俗言字勢亦不至佳非王
氏帖明甚

七月二日獻之白七字人僞作也下章草云孫權據
有江東以歷三世亦蜀志中語與第五卷章草不可
爭鋒也語相接字雖大小異乃一人書語已見本章
此段世字缺中畫蓋唐人臨摹時去之以避諱猶今
集法帖時殷敬二字多省其波也但東連吳會與用
武之國連武二字章草體差相亂摹者謬互置之

復面悲積宋齊人書

媵等帖王氏書亦非大令

鷺羣帖前輩謂此墨帖乃大令真筆僕觀此書殊不
惡但怒張狂勁無晉諸賢韻味而前輩乃云此帖筆
勢險遠如從空中數丈外擲下恐是真筆此非僕之
所敢知也又此帖詞云崇虛劉道士鷺群並復歸也
獻之等須向彼謝之亦非當時尺牘體蓋以大令父
逸少嘗書道德經換鷺而山陰曇壤村道士舉羣贈
之故以此事傳會作是帖耳案崇虛館乃宋明帝泰
始四年建子敬晉人去亡慮五十餘年何得已稱之

其偽可無疑又按魏收釋老志太和十五年詔立道家寺宇於桑乾之陰名崇虛寺去晉愈遠矣予前所校量諸書詎敢自謂竟理要非臆決目論蓋書雖小道亦六藝之一能之既艱知亦匪易然天下理當爲天下士言之真賞難遇豈獨論書哉

法帖刊誤卷下

長睿頃官于洛因得從之游嘗閱吾家所藏內府帖且以米老跋尾辨之惜其疎略遂著此書議論精確悉有証據使真贋了然誠前人所未到也是書之作寔自余發之嘗作詩題吾家大令帖見於第九章云政和甲午正月十三日周南王玠晉玉題於開封尹廳之東齋

余侍罪天祿與觀中祕古蹟石刻所本其真易識蓋了然知其偽者十九而後乃知黃子之作此書拔賞者寡而掇擊者多故有以也書之考引載籍則昭昭矣至其洞察真贋品藻高下水

墨之間毫釐千里則非書家者流心知其意未
易不惑余是以道余所見於天祿者使世知其
論刻之嚴如此皆不妄也政和五年三月中泚
襄陵許翰崧老跋

米元章法帖題跋

跋秘閣續法帖

唐太宗購王逸少書使魏徵褚遂良定真偽我太宗
購古今書而使王著辨精獮定爲法帖此十卷是也
其間一手僞帖大半甚者以千字文爲漢章帝張旭
爲王子敬以俗人學智永爲逸少如其間以子敬及
真智永爲逸少者猶不失爲名帖余嘗於檢校太師
李緯第觀侍中王貽永所收晉帖一卷內武帝王戎
謝安陸雲之輩法若篆籀體若飛動著皆委而弗錄
獨取郝愔兩行入十卷中使人慨歎又劉孝孫處見



柳公權所收跋子敬送黎帖然於太宗卷中辨出乃以逸少一帖連在後而云又一帖不知為逸少也公權唐名家尚如此顧何議著今長安李氏所收逸少帖貞觀所收第一帖著名已非逸少真迹餘可知矣獨未知徐鑄所訪者何如耳余抱疾端憂養目文藝思而得之粗分真偽因跋逐卷末以貽好事同志百年之後必有擊節賞我者余無富貴願獨好古人筆札每滌一硯展一軸不知疾雷之在旁而味可忘嘗思陶弘景願為主書令史大是高致一念不除行年四十恐死為蠹書魚入金題玉躡間游而不害元祐三年維揚倦游閣襄陽漫士米芾元章書

第一

漢章

晉元

晉武

齊高

梁武

梁高

簡文

右七帖並一人手寫偽帖晉武當是孝武梁高當是齊高

第二

張芝後一帖是

前五帖並張旭

崔子玉

鍾繇長風齊梁人書

皇象後臣象言

與章帝一手偽

帖王廙二十四帖同上謝安前一帖是後六月帖

同上

第三

庾翼已向帖 杜預親故帖 王循 司馬攸

王劭 劉瓌之 劉穆之 王廞 張翼 陸雲

山濤 卞壺 謝發 羊欣

右皆與漢章一手偽帖

第四

阮研 蕭確並同章帝 虞世南見臨樂毅論者俗人偽

帖餘皆真 歐陽詢比年亦俗人偽作

第五

李斯書未知何人書 程邈與章一手 蔡琰同上 何氏二

帖歐陽詢 敬祖鄱陽二並子敬 孤不度德亮白二

並諸葛書 懷素同程邈 既移屋 足下並羊

欣未有欣白字

第六

適得書 知欲 差涼 比奉對 兄靈伏想媿

宰相無恙時 又不能 疾不退 夫人想大小

知足下連不快智永 小佳 是月也 吾昨得張旭

追尋敬子 疾患 二十日 餘可耳 定登

右不注出者皆偽

第七

初月二日 足下時事 吾恠足下 前從洛

十月七日集當力 承足下子荀侯 足下家極

知僕近修小園

右不注出皆偽

第八

此蒸濕子敬月半同上 尊夫人偽適欲遣書智

第九

相過終無復日 玄度何哉 前告先 以陳

慕容並無名薄冷 益郎並歐

第十

吾當託桓江州 消息 疾不退

省前書 近與鐵石 知鐵石 玄度何來遲

忽動大唐左衛長承冠軍 復面悲復

還此 得西問 海鹽諸舍並未詳

獻之白不審 鄱陽歸右並

第八此郡之弊蘇大簡子耆謂之與王述書及
一昨得安西及增慨三帖正蹟自蘇氏歸吾家

米元章禮部所作法帖題跋一卷真跡藏西洛

王晉玉家經靖康之亂已散亡矣

先君學士法帖刊誤盛行于世博訪米氏題跋
藏書家俱未之見偶檢故書忽見先君子親
寫米氏題跋得之喜甚草書間有難解者取法
帖逐卷中語釋出斯文遂成全書乃命筆史抄
錄附刊誤之後紹興癸亥冬十一月二十二日
武陽黃訥識

記與劉無言論書

劉憲御史燾無言來余與論書劉因言政和初人於
陝西發地得木竹簡一瓮皆漢世討羌戎馳檄文書
若今吏案行遣皆章草書然斷續不綴屬惟鄧騭永
初二年六月一篇成文尔見前篇今宗室仲忽及梁師
成家尚多得之石本乃就簡上摹得者予因言見漢
魏間人章表亦多用章草書今猶有存者如司馬孚
孫皓表奏世或傳之疑所謂章草上章用之不因漢
章帝好之因謂之章草也盖此雖草書而有波磔者
正書之有分隸既不顛放易曉又可赴急宜漢人以

作檄書也劉言續帖中李懷琳所書絕交書多有古字若兔蹄溼等字宜有所受非懷琳自能作也予云張彥遠言昔嵇叔夜自書絕交書數紙人以右軍數帖來易惜不與之則叔夜書唐世尚有之疑懷琳嘗見之故放焉決非自能作也蓋懷琳嘗偽作衛夫人及七賢帖不逮此遠矣故竇泉云乃有懷琳厥跡竦壯假他人之名字作自己之形狀則知絕交書誠有所做也其卷尾云右軍書蓋誤云今世有蕭子雲章草書出師頌甚古雅與子雲他書全不類疑亦做漢人書也蓋東漢人喜作分隸與章草他書傳世者

鮮矣余言淳化法帖中有南唐人一手偽帖頗多如偽作山濤崔子玉謝發卞壺皆是一手寫古人帖語耳第三卷最多今秘閣有數匣尚存皆澄心堂紙書分明題曰做書不作傳摹與真蹟而當時侍書王著編彙殊不曉特取其名以入錄故與真跡混淆却多有好帖不入殊可惜也予法帖正誤中論之甚詳劉言鄧騭簡書永初二年六月丁未朔二十日丙寅而東漢紀是年七月復有丙寅恐史誤也簡書當時文字又有月朔不應差云又云歐陽詢舉世呼爲率更傳亦書其終於率更而有八分書一碑乃銀青光祿

大夫 給事中世未嘗書也予云此例甚多如唐史王方慶傳云自褒至方慶五世封石泉而今寶章集中方慶官云琅邪縣開國子則是方慶嘗封琅邪後徙石泉也亦史誤云至於世之稱謂則不常如楊凝式終太子太傅而今人但呼為楊少師之類劉云楊書賽過珊瑚樹一帖乃在洛中一僧房中於書搥上寫之即俗所謂書襍者予云洛陽文潞公家有楊書詩帖十一紙字與珊瑚帖相類今洛亦有石本而不能盡載也楊多書僧壁而傳於楮素者甚少今壁書亦自少洛陽惟有廣愛寺西禪院兩壁勝果院一壁

天宮寺一壁而已因甲子歲大水損失者多矣劉言瀛州有邢蠻碑甚完全金陵有唐高正臣書本埋沒圃中其父宜翁令人發出立之今為致其字畫殊有虞褚法也又云續帖中春朝散微雨一帖乃陸柬之書余云法帖中有柬之一帖乃晉人語恐柬之臨學者予又云裴行儉以書知名而世人罕傳之嘗見一帖寫兵法字甚怪放恐非真也劉云嘗見行儉所書十字亦工云又云寶章集題者小字乃鍾紹京書予云紹京碑今有存者蓋師薛稷也予又云焦山鶴銘俗傳王逸少書非也一小書中載云陶隱居書此或近

之然此山有唐王瓚一詩刻字書全類此銘不知即瓚書抑瓚學銘中字而書此詩也劉曰嘗親至彼觀疑即瓚書也下有云皇山樵人逸少書非王逸少也蓋唐有此人亦號逸少耳又云作鍾鼎須用竹筆書乃佳予云不然今鍾鼎字若李頌鼎伯彥盦字皆兩頭纖纖若使竹筆何能如此劉又言頃謁蘇子容丞相未出間見傳唐人一書中云文皇令羣臣上奏任用真草惟名不得草後人遂以草名爲花押韋陟五朶雲是也此書偶忘其名有朝士施結者喜收古今人押字不遠千里求之所藏甚多類而成書矣嘗欲爲作序偶忘此事所出遂不用予云魏晉以來法書至梁御府藏之皆是朱异唐懷充沈熾文姚懷珍等題名於首尾紙縫間故或謂之押縫或謂之押尾祇是謂書名耳後人花押乃以草書記其自書故謂之押字或謂草書蓋沿習此耳唐人及國初前輩與人書問或只用押字與名用之無異上表章亦或尔近世遂施押字於檄移或不書已名字而別作形模非也

記石經與今文不同

臨漢石經與今文不同者殊多今略記之書女毋翕

侮成人今本女無保后胥高保后胥戚女永勸憂汝誕女

有近則在乃心今近作狀女比猶念以相從今作汝各翁

中各誤爾惠服曷祗動萬民以遷爾謂朕天既付命

今付曰陳其五行今日嚴恭寅畏天命自亮以民祗

懼今亮作度懷保小人惠于矜寡今人作民毋曰兄

無皇以作治則兄自敬德兄作且以前人之微言今作是罔

顯哉厥世今哉文王之鮮光今作通殷就大命達殷

命論語意與之與今意孝于惟孝今于朝聞道夕死

可也今也是魯孔丘與曰是是知津矣是魯孔丘與

矣知津耷不輟子路以告子憮然耷而不輟子路行置

其杖而耘今置其斯以乎其斯而譬諸宮牆今諸賈

諸賈之哉今賈又論語每篇各計其章數其最後云

凡二十篇萬五千七百一十字又記諸家異聞之語

若曰在於蕭墻之內盖毛周於今論語無盖氏毛

氏書此石刻在洛陽本在洛宮前御史臺中年久摧

散洛人好事者時時得之若騏驥一毛虬龍片甲今

張燾龍學家有十版最多張氏壻家有五六版王晉

玉家有小塊洛中所有者止此予皆得其拓本論語

之不題云書與博士臣左立即中臣書上臣下皆缺

當是著書者姓名或云此即蔡邕書姓名已亡無以

王氏書苑卷之九

辨之獨刻者陳興姓名甚完何其幸歟又有一版公羊不知誰氏所得其末云谿典諫議大夫臣馬日磾臣趙陔議郎臣劉弘郎中臣張文臣蘇陵臣傅楨楨下谿上缺谿上當是堂謂堂谿典也此蓋鴻都一字石經然經各異手書不必皆蔡邕也三字者不見真刻獨此一字者乃當時所刻字畫高古精善殊可寶重開元中嘗藏拓本於御府以開元二字小印印之與法書名畫同藏蓋唐世以前未錄前代石刻獨此見收其可寶如此

漢簡辨

近歲關右人發地得古甕中有東漢時竹簡甚多往往散亂不可攷獨永初二年討羌符文字尚完皆章草書書跡古雅可喜其詞云永初二年六月丁未朔二十日丙寅得車騎將軍幕府文書上郡屬國都中二千石守丞廷義縣令三水十月丁未到府受印綬發夫討叛羌急急如律令按范曄後漢書安紀永初元年夏先零種羌畔遣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尚討之二年正月隲爲羌所敗於冀西七月戊辰詔有羌貊畔戾夙夜克已之語其年十月庚寅任尚與羌戰于平襄十一月辛酉拜隲大將軍召還則此簡

所謂車騎將軍者即鄧騭也所討叛羌者即先零也然以紀所書日月及漢簡參考之簡云六月丁未朔則二十日正得丙寅而戊辰乃此月二十二日也六月末既有戊辰則七月不應復有之而安紀是年復有戊辰之詔蓋紀誤也又據安紀是年七月之後繼書閏月閏月者有辛丑九月有庚子亦當復有辛丑則是年閏當在七月據漢簡六月丁未朔則後百二十日得兩丁未故簡又云十月丁未正合也而據紀於七月閏則丁未當在九月矣又與簡不相合亦紀誤也又紀書永初元年夏羌畔遣騭討之二年冬始召還而騭本傳云永初元年夏羌畔於是詔騭將左右羽林軍五校及諸部兵擊之西屯漢陽各召騭班師據紀討羌在元年夏召騭在二年冬漢簡亦有二年之文正與紀合而傳云元年召還班師者亦誤也簡書甚明乃當時文字又日月首尾相應非如史之先後差謬宜以簡所書爲正於戲千載之下幸是簡偶存得以攷正范史所書之誤是以君子貴乎博學而多識也

銅戈辯

右舟之戈其銘曰舟其質則銅按周官考工記冶氏

戈之制有內有胡有援鄭氏曰戈今句子戟也或謂之鷄鳴或謂之擁頸內謂胡以內接秘者也援直刃也今詳此戈之制兩傍有刃橫置而末銳若劍鋒者所謂援也援之制如磬折稍利而漸直若牛頸之垂胡者所謂胡也胡之旁有可接秘之迹者所謂內也援形正橫而鄭氏以爲直刃禮圖從而繪之若矛槩然誤矣蓋戈擊兵也可句可啄而非用以刺也是以衡而弗從或冶氏之職也又云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鄭氏亦云倨謂胡微直而邪多以啄人則不入句謂胡曲多以啄人則創不決旣謂之啄則若鳥啄

然不容其刃之端上向而直也今觀夏商彝器銘款有作人形執戈者荷戈者其戈皆橫如斧鉞而銳若鳥啄又胡垂秘直正與此戈之制同此最可證云其銘曰舟者蓋人名也按陶弘景刀劍錄夏孔甲之劍銘一字曰甲今內府所藏公非之鼎其銘曰非公孫蠆之鼎其銘曰蠆文亦皆一則知舟者亦人名其字象形比他銘識尤古盾蓋夏商之器也夫兵器率用利鐵而此戈乃銅爲之又今人得古刀劍矛戟矢鏃之類率皆銅者案太史公秦皇帝本紀二十六年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

應劭注曰古者以銅爲兵又按春秋傳僖十六年鄭伯朝楚楚子賜之金旣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鍾杜預注曰古者以銅爲兵夫五金皆金也然秦之金人及古鍾皆用銅則秦所銷之兵與楚盟鄭毋鑄兵之金皆銅可知矣應杜之說誠然又按山海經中山西二百里昆吾之山其上多赤銅郭璞傳曰此山出名銅色赤如火以之作刀切玉如割泥周穆王時西戎獻之尸子所謂昆吾之劍者也越絕書曰赤董之山破而出錫若邪之谷涸而出銅歐冶用以爲純鉤之劍近汲冢中得劍一長三尺五寸乃今所名爲干將者亦銅皆非鐵明古者通以錫雜銅爲兵器也又按刀劍錄夏少康三年商太甲四年各鑄銅劍一其文曰定光則古之兵器用銅蓋無疑矣况銅爲物至精不爲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爲風雨暴露改其形確乎有常若士君子之行是以昔人上之又况形范正工冶巧火齊得剝脫礪其銛至可以剗玉雖楚鐵劍之利亦無以加顧三代金工鍊液之法亡矣今人所不能爲也則古兵用銅而後世不復爲者亦奚足怪

鷓鴣賦辨

頃傳長安人有得思王真跡鷓鴣雀賦者及得張芸叟
侍郎所刻本觀之乃近代僞帖也按草法亦如真行
孳乳寔多故後代草字有唐以前所無者如於字必
字之類魏晉六朝人草此字止如行書於必如此至
隋唐以來始省爲扌如此故前輩云於字必字無
草書是也今僞書鷓鴣雀賦三字皆如唐人草法此一
妄又賦之首既書賦目復冠以曰字此殆妄人錄類
書中子建此賦書之故忘去曰字其陋如此今藝文
類聚亦有此賦此二妄未有武攸暨題字乃作今市
井人所作俗古篆仍云以永其傳此近世人語唐世

未之有也此三妄又數印章云唐人印乃與今市肆
所作印篆形模字畫無異又未有靜華二字乃摹法
帖子敬字中動靜及華新婦字此四妄其末又有子
建畫像神氣甚俗衣冠筆勢亦若今畫院畫史所爲
前人畫不如此也此五妄既作僞帖又畫其像而僞
章題署甚多汲汲然恐人之不信也其陋至此而不
悟以爲筆法在二王上使人駭歎是知非書之難知
者亦難此與俗傳石本王摩詰所畫四時山水上有
摩詰薛邕等印同科蓋亦今淺俗所爲見之令人鄙
吝生而士大夫或收藏甚者張於墻壁是可歎也

古瓦辨

歐陽公研譜云相州真古瓦朽腐不可用世俗尚其名尔今人乃以澄泥如古瓦狀埋土中久而研之然近有長安民獻秦武公羽陽官瓦十餘枚若今人甬瓦然首有羽陽千歲萬歲字其瓦猶今舊瓦殊不朽腐其比相州瓦又增古矣則知相州古瓦未必朽腐盖傳聞之誤尔

王敬武書辨

太醫丞樂君珎畜唐人一帖題云委曲付師範跋之者以後有彭城私記爲劉夢得書帖中云大駕歸定

爲德宗自興元還時皆非也余按此乃唐平盧節度使王敬武與其子師範書也紙背有王珎署銜甚詳上云謹謹上相公下云從姪保義軍節度陝虢觀察等使珎狀封此珎與敬武書敬武就其紙作家問寄師範耳大駕歸定盖僖宗自鳳翔還時也按中和元年王鐸爲都統征黃巢制授敬武平盧節度使三年進敬武檢校太尉同平章事而光啓三年王重盈入河中留其子珎領陝節度事光啓在中和後此珎所以呼敬武作相公自題保義節度銜也敬武書此帖後一載龍紀元年卒師範始爲留後余以此攷之是

帖非夢得書明甚又夢得自以系出中山常著其望而此印章乃彭城彌知非是珎以相示聊爲辨之

汝州新刻諸帖辨

頃在洛中聞汝州新鑄諸帖謂之汝刻其名已弗典矣意謂其彙擇必佳及見之乃大不然雜取法帖續帖中所有者時載之又珉玉間籀不能辨也此猶亡害至其集古帖及碑中字萃爲僞帖并以一帖省其文別爲帖語及強名者甚多稍識書者便可別之如以逸少帖春秋輒爲患不得北軍問遠近清和等語乃擿取北軍遠近春秋等字集爲一帖強爲王衍書

以續帖中諸縣故佳字強名爲王羲之書取汝州東漢州輔碑中數字強名爲蔡中郎書取衛州魏孝文弔比干文中數行強名爲崔浩書如北齊碑便目爲溫子升後魏碑便目爲沈法會如此者甚多且如弔比干文魏孝文作而崔浩之死在太武時乃目爲浩書其不稽古如此至若張華帖內襍以寶章集中五慈字薛稷帖中襍以法帖內子敬字皆集成之字意全不相屬取王筠帖中和南清豫一帖如是者不可具載幸世尚多古帖極有未傳者自可刻其全篇何必區區作僞以誤後學但貽識者嗤笑耳汝州既以

石十餘刻之而越州復傳其本又刻之二州之石殊可弔也信知識真者少何足怪云

二館辯

漢郊祀志云武帝因公孫卿言仙人好樓居於是令長安作飛廉桂館甘泉作益壽延壽館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顏師古曰益壽延壽二館也予按太史公記作益延壽觀而近歲雍耀間耕夫有得古瓦其首益延壽三字其瓦徑尺字書奇古即此觀時瓦也又按括地志云延壽觀在雍州雲陽縣西北八十一里通天臺西八十步正今耀州地也然則當以史記

爲正但一觀名益延壽二字耳師古謂益壽延壽二館非是館當從史記作觀觀館古多相通自唐以前六朝時凡今道觀皆謂之某館至唐始定謂之觀也古人用字有相承通用如鵠鶴旌旒之類皆其原其始觀武帝求神仙勤勤如此卒不遇真而東晉楊君周君乃不出戶庭親接靈仙卒皆仙去乃知得道雖假修習然在定分也

鉅仲匠辯

劉原父鉅仲匠銘以隸寫之云鉅仲作寶簋擇之金鑿銳鑿鑪其纁其玄其黃用盛諸旋糲米用饗大正

音王寘飶具召飼鉅仲受無疆福必共餐飼具餼與餘

同音鉅仲眉壽所

古器辯

鼎屬七甲鼎乙非鼎乃甗也蓋甗之類丙鼎中有人形蓋古子孫字丁鼎戊鼎中文兩目之間非鼻乃

父字耳上兩目乃古瞿字蓋其人曰瞿父也已敦也古盛黍稷器儀禮所謂全敦非鼎也庚此漢人香爐耳非鼎也鍾屬四其三是鍾最後丁號者柄差長當是鉦也尊爵屬四甲是卣中尊也中有人形亦古子孫是乙爵也文曰祖甲丙爵丁爵鑑二甲其文曰仙山並照智水齊名花朝艷彩月夜流明龍盤五璫鸞舞雙精傳聞仁壽始驗銷兵文體乃唐人鏡其體製亦不甚古乙銘曰青羊作竟四夷服多賀國安民安二字不明長保胡虜殄滅天下得一雨暘節五資一親下一字不明凡三十字內有三字不明此乃漢鑑勝前一鑑遠甚

永建石章辯與滕子濟

垂示永建石章珎荷是年龍集辛未故書太歲在未
我有也之者恐與君子有之之意同意不以其魂無
知而忘之尚冀其疾來歸也不故云我有之來歸上
一字與隸法同疑是疾字意謂尔未審果否

杜子美詩筆次序辨

董石新序稱甫爲淑妃皇父碑在開元二十三年最
少作也予按是年甫才二十四歲宜爲少作然按碑
文妃卒葬皆在二十年然此碑乃其子壻鄭潛耀令
甫作未必在是年碑末云甫忝鄭莊之賓客游竇主

之園林以白頭嵇阮豈獨步於崔蔡野老何知斯文
見託若其墓年所作豈得序稱白頭嵇阮與野老何
知哉又其銘云日居月諸丘壟荆杞列樹拱矣豐碑
缺然則其立碑蓋在墓後之年非甫年二十四當開
元二十三年皇父墓時所作也蓋董君不攷立碑年
但攷其葬年故誤耳董君新序稱永泰元年嚴武移
山南崔旰亂甫避秦川定後遷成都即浮江東欲適
吳楚案武卒於成都故有哭嚴僕射詩則武未嘗移
鎮山南也又有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當在武未再
尹成都之前非崔旰亂之後此二字舛訛 又至郾

迎家後收京扈從還長安董於歸邸便言移華州滿還京一節

王原叔集杜詩古詩甫與章梓州詩及遊惠義寺等皆武初尹之前律詩則在初尹之後二者必有一誤據王序武歸朝廷甫浮游左蜀往來非一則律詩所序是也古詩田父美嚴中丞一篇次序誤矣原叔以召補京兆功曹不赴欲如荆楚在嚴公初尹前非是蓋律詩寄巴州注云時甫除功曹在東川在武初尹之後故誤也政和四年八月十六日觀杜集三序因正之

論飛白法

觀唐玄度十體書因思張懷瓘云飛白全用隸法蓋八分之輕者今世人爲此書乃全用草法正與古背馳矣又鮑照飛白用毫筆乃能成字或輕或重也蓋或輕若絲髮或重若雲山濃淡相錯乃成字若不用毫筆書之則不能若此今觀十體中飛龍二字作飛白書正用毫筆作與散隸頗相近但增縹緲繁舉之勢又全用楷法洛陽唐恭陵孝皇帝睿德之紀及牛口紀功碑唐太宗飛白此作皆有毫筆點掃濃淡之勢而近世相承飛白皆用相思爲片板若

髹刷然以書殊不用毫筆故作字無濃淡纖壯之變亦壯之非古也當蔡邕於鴻都下下見二人以聖帚成字歸而爲飛白之書非使用聖帚蓋用筆効之而已今人便謂所用木筆爲聖帚謬矣又云飛而不白又云白而不飛蓋取其若絲髮處謂之白其勢縈舉謂之飛而語又謂蔡中郎見帛飛空中因作此字以帛爲白此尤無稽也

論臨摹二法

世人多不曉臨摹之別臨謂以紙在古帖旁觀其形勢而學之若臨淵之臨故謂之臨摹謂以薄紙覆古帖上隨其細大而搨之若摹畫之摹故謂之摹又有以厚紙覆帖上就明牖景而摹之又謂之響榻焉臨之與摹二者迥殊不可亂也

論弓字

小宋太一宮詩瑞木千尋竦仙圖幾弓開注云真告謂一卷爲一弔殊不知真告所謂弓即卷字蓋從省文真誥音亦尔非弔字也碧虛子陳景元據真告以此字即篇字蓋亦誤云

論黃陵碑二女

讀黃陵碑引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

璞疑二女者舜后不當降小水爲其夫人因以二女爲天帝之女退之遂以璞爲失殊不知山海經凡言帝者皆謂天帝如所謂帝之密都帝之下都帝之平圃與帝之二女皆謂天帝也至言帝俊帝顓則各兼稱其號不但曰帝也其論二女一篇最爲詳確據列仙傳江斐二女與九歌湘夫人稱帝子者是矣退之難之非也余頃在道山與翁養源論此亦以爲然翁於江湘圖志論中其說蓋與余合

論書八篇示蘇顯道

章草惟漢魏西晉人最妙至逸少變索靖法稍以華勝世傳書諸葛武侯對蜀昭烈語及豹奴等章帖皆逸少書也蕭景喬出師頌雖不迨魏晉人然高古尚有遺風自其書中觀之過正隸遠矣隋智永又變此法至唐人絕罕爲之近世遂窳然無間蓋去古旣遠妙指弗傳幾至於泯絕邪然世豈無茲人顧俗眼未之識耳

二

張懷瓘論書以會稽草書第八在世將茂宏輩諸人下意謂其拘法度少縱放也予謂草狂恠乃書之下者因陋就淺徒足以障拙目耳若逸少草之佳處蓋

與縱心者契妙寧可以不踰矩少之哉若懷瑾者以形模求字不可告以天下之妙也

三

昔人運筆側掠努趯皆有成規若法度禮樂不可斯須離及造微洞妙則出沒飛動神會意得然所謂成規者初未嘗失今世人作一波畫尚未知厝筆處徒規規強効古人縱成但若印刻字耳

四

篆法之壞肇李監草法之弊肇張長史八分之俗肇韓擇木此諸人書非不工也門古人之原教

俗士之於書家爲患深夫篆之方穩草之顛放八分之纖麗學便可至而大勢失矣欲觀鍾繇文識漢世諸碑王索遺迹寧不少損乎此可爲知者道

五

流俗言作書皆欲懸腕而聚指管端真草必用此法乃善予謂不然逸少書法有真一行草三以言執筆去筆踈遠近耳今筆長不過五寸雖作草書心在其三而真行彌近今不問正草字必欲數指管端乃妄論也今觀晉宋及唐人畫圖執筆者未嘗若此可破俗之鄙說

六

凡書橫難縱易方正在二者間不悟書意而作衡法不斜則濁此體惟鍾索逸獻真知也宋齊梁人似之陳隋至唐皆不近也

七

陶隱居集楊許三仙君真蹟論其書云楊君書最工不今不古能細能大大較雖祖效郝法筆力規矩兼於二王許據書乃是學楊字體勁利偏善爲寫經畫符與楊相善鬱勃峰勢殆非人功所逮長史章草廼能而正書古拙隱居見從道息善別法書歎其神

識今觀三君蹟一字一畫皆望影懸了自思非智藝所及特天假此鑒令有以顯悟尔三君書跡今無復存獨唐竇息述書賦著楊真人行書帶名六行隱居之論想見其清致也惜哉今亦弗傳矣隱居書自竒世傳畫版帖及焦山下瘞鶴銘皆其遺跡也今人罕能辨之於戲妙識遠矣古人之知音益稀安得隱居道息輩與之論書哉

八

王會稽七子凝操徽渙獻五人書跡具傳惟玄肅二子未見餘皆得家範而體格不同是善學逸少書者

王與書苑卷之九
猶顏延年對宋文帝自謂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奐得臣義躍得臣酒書亦猶是也

論書六條

唐人更不作章草書近有濟及洪府人強學之所謂不堪位置羞澁終不似真俗人未嘗知古人用筆處見其人書者隨衆稱善皆曰鍾索復出矣

二

凡書衡難從易方正在二者間不悟書意者強作橫書不斜則濁蜀中一人是已此體惟鍾索盡古人之妙宋齊時人似之梁陳隋至唐終不近也

三

後魏北齊人書洛陽故城多有遺刻雖差近古然終不脫羶裘氣文物從永嘉來自北而南故妙書皆在江左

四

洛人好楊凝式少師書信可傳寶但自唐中世來漢晉書法不傳如凝式輩所祖述者不遠會稽父子筆法似不如是洛人得楊真迹夸詡以爲希世珍所謂子誠齊人耳

五

我居清空表君處紅埃中仙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
玉尺不可盡君才無時休此上清寶典李太白詩也

六

近世書人惟章申公能傳筆意雖精巧不追唐賢而
筆勢超超意生褚薛上矣比來米襄陽號知古法然
但能行書正草殊不工愛觀古帖而議論踈闊好摹
古帖而點畫失真世言其搨本與真跡同然比李建
中周越輩則小過也

論虞書千文

聞曾家所藏虞帖未曾見但前輩寫千文如智永輩
不正即草未有以行書寫者世有歐率更行書千文
一卷乃是集其字爲之者未知此虞本如何須他日
見乃可辯真否也然世人藏虞行書帖如汝南公主
墓志積時帖齋會帖

論張長史書

始觀張旭所書千字文至毋圖隸散等字怪逸過甚
好事者以長史喜狂書故效其迹及反覆徐觀至鴈
門雲亭愚蒙瞻仰等字與後題月日則雄隱軒舉槎
枿絲縷千狀萬變雖左馳右驚而不離繩矩之內猶
縱風鳶者翔戾隨風上下而綸常在手擊劍者交光

飛刃歛忽若神而器不離身駐目視之若龍鳳飛騰然後知其真長史書而不虛得名矣世人觀之者不知其所以好者在此但視其怪竒從而效之失其指矣昔之聖人縱心而不踰規矩妄行而蹈夫大方亦猶是也嘗觀莊周書其自謂謬悠荒唐而無端涯然觀其論度數刑名之際大儒宗工有所不及其道之所以無爲而無不爲矣於戲觀旭書尚其怪而不知入規矩讀莊子知其放曠而不知其入律皆非二子之鍾期也

齊景公招虞人以旌說

周官全羽爲旒析羽爲旌又道路用旌節即此旌也顧愷之畫蘇武所執之旌上員如幢下復數層紅羽鬚鬚然如夜合花即周官所謂析羽也今鹵簿中節亦頗類此其首亦員相去尺餘有數層員板以鞞牛毛綴之亦鬚鬚然蓋析羽之遺法然漢節但旌節之制耳至於龍節虎節玉節之類乃後世虎符之屬是也但可合符者皆謂之節不必盡若旌幢也故漢人所持節俱無合符之制今觀顧畫節首之下懸一物若書卷疑此可用合符也今鹵簿節乃無此

秦昭和鍾銘說

此鍾蓋慶曆中葉翰林清臣守長安所得上之大樂
攷之音中大呂胡恢題云世家言秦侯至穆公十三
世而中間出子遇殺豈不得列於世數邪歐陽文忠
題云据史記年表始秦仲至康公爲十二公此鍾則
爲共公時作也據本紀襄公至桓公爲公十二公此
鍾則爲景公時作也予按本紀周孝王命非子曰昔
柏翳爲舜主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後世亦爲
朕息馬朕其分土爲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祀號
曰秦嬴嬴生秦侯次公伯秦仲莊公襄公文公靖公
不立寧公出子武公德宣公成公穆公康公共公桓

公以銘所謂十二公考之若以非子始爲附庸則至
成公爲十二公若以秦仲始爲周大夫襄公始爲諸
侯則如歐陽說至康以桓公爲十二公然據銘云不
顯朕皇祖奄有下國十有二公謂皇祖奄有下國蓋
謂始有土之君則當以非子爲始雖曰附庸蓋亦國
也况有周錫命分土之文得不爲奄有下國乎自非
子至成公十有二世則是鍾爲成公作無疑矣又所
謂十有二公蓋自始祖而下至今爲公之數而歐陽
公以爲十二公者先公也而言作鍾者爲十三世亦
非也案銘之首稱秦公曰則知見爲君者固自桓公

春秋時列國皆然不必言先公方謂之公也

商著尊說

按兩器皆皇祐中得之是時阮逸胡瑗等議以謂此器有脰無足據有脰則可名壺尊著地無足則可名著尊是時逸與瑗未能必其主名今按凡以尊名者未嘗無脰則脰不足以別尊之名而足之有無乃可爲異此器既無足自可謂之著尊不必因其有脰而以壺尊致疑也鼎之無足者曰著鼎義亦如此禮明堂位商尊曰著今觀內府古器中有周之著尊文飾華巧脰作夔龍螭屈之勢腹著雲雷回旋之狀而足

皆著地蓋因於商禮而加文耳今此二尊形模古質殊無蟲鏤第以獸飾腹以雙耳挾肩比周物爲樸正商代之著尊也腹之獸首若傅翼而飛舉然觀古寶器有爲蚩尤之象者皆爲飛獸而傅以肉翅昔人著其狀於彝器者以示貪覘之戒此尊之飾蓋蚩尤也

商素敦說

按古敦之有于今者若周宰辟父敦散季敦牧敦戠敦牧虢姜敦之屬率皆有款識言時稱伐比他器爲詳大抵皆周器也此敦中無款識外無文鏤質古不華疑若商器然又諸敦之有銘者往往皆宗器也此

既無銘豈非燕饗所用與周大方鼎同義乎其制爲兩雌首以吞吐雙耳下有兩珥承之猶其尾然蓋若宗彝之章以智爲義傳曰知人者智夫智足以灼見俊心而知之故得忠臣嘉賓而饗之然後得盡其心而成其禮然則燕饗之敦設飾以雌其意或寓於斯

商山觚圓觚說

按禮爵一升觚二升此三觚容受宜其比爵爲多山觚之脰飾以四山下爲觚稜圓者但觚而已昔人所謂破觚爲圓故或稜或觚具此二制不獨稜者謂之觚也此器用以酬酢故脰足之間可握可拱蓋臣拜

君酢跪而受之端而飲仰而奠於地復拜與圭笏日相爲用故其爲拱握之制而其腰間有穿者交午然蓋奉執之際貫之組以防墜失與圭之必璧之好同義亦於宴飲之間象君臣之志通而無沉湎之失也三觚制作合度而鮮文飾蓋商器耳

周狸首豆說

按古寶器之有豆往往小殊而大同若姬寘毋豆則鏤以山雲疑生豆則承以四拱螭足豆之制有會可仰祖癸豆之像其足無趾此豆之足殊類祖癸雖治鑄非精而模矩質素蓋商代所作云其側獸面若狸

首者案射義諸侯以狸首爲節狸首之詩逸矣其義弗可知然即名以求其義蓋取所田之物爲名狸獸之小者言小獸則大獸可知故國君用射於田以所獲禽一爲乾豆蓋以祀事爲先此豆飾以狸首義或出此其廟享之器歟

周史伯碩父鼎說

右二器形制款識悉同而文字剝缺以二鼎參讀而互辨之可識者四十有三字不可見五字而已按史伯周宣王臣碩父其字也鄭桓公爲周司徒問王室於史伯史伯具以諸國及晉楚所以興對春秋外傳是之爲漢書古今人表於厲王宣王時皆書史伯疑非二人蓋美文耳此二鼎銘文著史伯碩父所以作鼎曰朕皇考釐仲王毋舟毋尊鼎而周器之托文有曰史穎作朕皇考釐仲王毋舟毋尊鼎款識字畫大致皆同則知穎者蓋碩父之名三鼎之文互相見耳考之經傳周有史佚衛有史鮒晉有史趙率以官爲氏故碩父之名與字皆冠以史曰伯者蓋五十所加猶伯陽父仲山父之類是也又幽王之臣有虢石父而晉有伯石於碩父亦近之然虢石父虢公也未嘗爲史爲晉之伯石乃揚食我蓋非天子之命卿弗可

稱伐於鼎是知史伯碩父非此二人也古文周與舟
同史伯周臣故稱其王母曰周毋猶周之姜任太姒
號曰周室三母亦以國著也以斯名考之釐仲者史
伯之皇考而周毋其王母也今先釐仲而後周毋則
釐仲實王父耳下言王毋則上爲王父可知故但曰
皇考銘之首曰惟六年八月初吉巳子以巳配子則
於十日剛柔疑若弗類然三代鼎彝銘刻若此者甚
多有之兄癸彝文曰丁子周哉敦文曰乙子今此鼎
文曰巳子是也或曰戊與巳同類古尚未分則所謂
巳子乃戊子也或曰易之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以配
十日若甲與巳合古亦未分則所謂巳子乃甲子也
丁子乙子義亦如之其說未知孰是銘子卒章曰用
斲縮眉壽晉姜鼎銘亦有此語蓋祈天永命俾弗中
絕故曰縮垂裕後昆俾昌而大故曰綽與萬年子孫
永寶同意皆善禱之辭也鼎唇之文鏤爲龍與饗餐
之象而腹皆作龍鱗與周窋父鼎頗相類皆合而成
體散而成章之義所謂龍文之鼎蓋取諸此

周舉鼎說

銘款一字

案自古文舉字也三代彝器有此文者頗多如爵有
巳舉卣有丁舉之類是也戴記晉杜蕢洗爵揚觶以

規平公時人因謂之杜舉蓋爵解之屬可舉以獻酬之器故或目以舉今此鼎亦銘以舉而但一字又非可舉以獻酬之器則此所謂舉乃人名也與杜舉已舉異矣以戴籍考之宋之僖公名舉楚有大夫伍舉下蔡有史舉燕有唐舉雖皆周人然史舉賤而為監門唐舉微而為相者又皆周末人而此鼎乃非晚周之器今驗其銘款若非宋僖公舉則伍舉也僖公微子之後與周始終伍舉莊共之大夫為楚聞臣宜其制作傳永而不亡然傳以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為銘之法而此鼎特著名而不紀績亦猶公非之鼎第銘以非公孫薑之鼎第名以薑亦一字尔

周宋公鼎說 銘款六字

有盖銘六字按此鼎銘曰宋公繼之餗鼎繼者宋景公也以史記年表考之則名頭曼以漢書古今人表考之則名兜欒獨汲冢師春書宋之世次曰景公繼者昭公子與此銘合當以繼為正然頭曼兜欒音讀相混漢書稍近之第不知何據而云兜欒或景公初二名而後一之若漢昭帝初名弗陵而後但弗也此鼎與宋君夫人之餗鈇鼎字畫體一而鈇鼎之盖文鏤繁縟此鼎則樸素無華豈當時以是別君與夫人

之器耶以文字稽之乃一時物也至於周繼女及微
繼亦人名第字畫意象視鍊鼎爲古則微繼與繼女
之器疑非景公作蓋前此別自一繼耳

周方鼎說

按古寶器鼎之方者多矣以其銘款考之魯公文王
方鼎則謂之尊彝單子方鼎則謂之寶盞惟陀員庚
申方鼎乃謂之鼎然則諸器制度大槩相類以其可
尊而爲度曰尊彝以其陪二而非正故曰從彝以其
或用於齊盛若九嬪之贊玉盞故曰寶盞其實皆鼎
也故鄭公孫僑辨黃熊之夢晉平公賜以莒之二方

鼎亦止謂之鼎今此二器制度與諸方鼎同蓋周器
也故日以周方鼎其大也幾可以函犧牛之全體其
文鏤也淳美而不太華其中也略無款刻蓋用於王
之燕饗而已與銘祖考之功而爲祀器著自作之時
而爲養器異矣他器無款刻者殆此類也此鼎腹之
四周皆飾以乳其數比他器爲多蓋亦推已以致養
之義夫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先王宴饗
以厚羣臣以仁嘉賓亦以養之也易鼎之彖曰聖人
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此鼎形特大而乳極
多蓋大亨以養聖賢之意得不爲燕饗器乎鼎之四

足皆銜以羊體所謂羊鼎也又養於文从羊庠也美也亦如之皆有致養充實之義此飾以羊意亦寓此鼎之脣口其文鏤也合則爲饗饗以著貪暴之戒散則爲應龍以見居上澤物之功凡龍之有翼曰應龍此器之龍如之至於足之中空上徹於底而無礙則以徵肉洎之滓濁兼取其易飪耳三代制器其寓於理也詳其適於用也周故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不然何以底此

周寶龢鍾說

右二鍾銘皆曰走作朕皇祖文考寶龢鍾走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享按爾雅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以此銘考之祝以萬年盖周器也走之名於經傳無見盖昔人自以稱謂猶孤寡不穀臣僕愚鄙皆謙損之辭故司馬遷自稱曰太史公牛羊走班固自稱曰走亦不在厠枝於彼列說者謂以猶今自稱下走之類此器所謂走者如此然則走之號非獨始於漢盖亦上矣此銘上言走下言朕與左氏所謂吾祖也我知之同意其曰皇祖文考者按左氏衛莊公之禱曰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此所謂皇祖文考者亦猶衛侯所謂皇祖文王也走者

周之宗室亦文王後故稱文王曰皇祖昔武王伐商以造周嘗稱文王曰文考至其子孫距文王遠矣猶曰考者蓋推本而言之至若賡之文考尊師賡之文考彝斝之文考敦但曰文考而不曰皇祖其皆周初之器乎與此鍾異矣是鍾於于鼓之間飾以雙鳳側著一字亦象鳳形若周烏鍾之制昔周之興也鸞鸞鳴於岐山蓋在周文王之世而君奭有曰我則鳴鳥不聞孔子亦思鳳鳥之至皆有懷於文王鸞鸞鳳類也二鍾之飾其鸞鸞歟所謂作寶和鍾者按國語冷州鳩之論鍾曰大昭小鳴和之道也和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復作樂所以成政也故秦銘勳鍾銘曰昭和鍾而此名曰寶蘇鍾意蓋若此文王以徽柔懿恭之德脩和有夏後世於禮樂聲容之間皆象其德故相禮於清廟則曰肅雝作樂於鍾則謂之寶和和平則久克成厥政宜子子孫孫寶用以傳永也

周雲雷鍾說

按此鍾形製與諸雲雷鍾同特於于鼓之側別飾以一雲一雷亦猶周鳳鍾烏鍾於于鼓之側特爲一鳳一鳥以代銘款則知是鍾蓋周器也雷動而風行所以鼓萬物雲族而雨流所以澤萬物先王作樂崇德

感人心而天下和平鼓而澤之莫大於是故雲雷之象不特識於鼎彝以設義於飲食之間而作樂之意四器皆無銘款其一腹篆隱起爲饗雲雷之象文鏤深明蓋周人所作其一差簡於前亦同時也後兩柱爵樸素無文然亦周器第非燕享所用耳

周雲雷尊說

按禮爵夏以琖商以尊周以爵三器之名雖殊其實皆爵也以其三足象戈故曰琖以其兩柱文以禾稼故曰尊以其形若飛爵然故曰爵形若爵者取其猶爵集以春夏仁且有禮也柱以禾稼者取其飲以養

陽而資於尊所以上之也戈其足者所以示飲之戒傷斯爲下矣尊之制與爵同但多無味尾此爲小異耳其義則一也此尊腹柱皆飾以雲雷柱則略爲禾稼腹則雜以饗饗饗之爲物食人未盡還齧其軀又其目在掖下山經所謂狍鴟者故多以飾器之掖腹象其本形示爲食戒而杜預謂貪財爲饗貪食爲饗以此器觀之則是象非特爲財與食之戒亦以儆彝酒也後一器文鏤差簡然皆周器周具三代禮所以兼用商爵

周螭足豆說

王氏書苑卷之九
按此豆體中素質無文與姬寘毋爲異然器之足篆以盤螭是亦周器也其蓋則可覆可仰可用以食古之簋簋鼎敦之蓋亦如之其名曰會特牲饋食禮曰佐食啓會郤于豆南此謂佐食者取會郤置而奠之以待尸入而食也公食大夫禮曰賓卒食會飯此謂取飯於敦仰會而食置其餘以待餒也豆雖以盛菹醢其食也亦仰會取而啻焉非特於義爲安蓋亦適於用

周素盥漢小盥說

按說文曰盥覆蓋也蓋貯滌飯之器加蓋以密之其蓋可郤以分食若鼎敦之會然觀晚周之器有邛仲孫伯琰之饋盥與此前二盥形制略同然彼有蓋文鏤繁縟此亡其蓋而復無文亦周物也後一小盥雖有文鏤而無古韻蓋漢世所爲

宋靛鍾說

右宋靛鍾六其銘款曰宋公成之靛鍾崇寧三年甲申歲得於南都之崇福院尋貢之內府考其文則宋鍾原其出則宋地也聖詔有曰得英靛之器於受命之邦即此鍾也是時帝作大晟即取以爲鍾法謹案樂緯叶圖證曰帝顓樂曰六莖宋均注曰能爲五行

之道立根莖也。經即古文莖。繇帝顓而後，歷帝嚳、唐虞、夏、商，以及于周六莖之制，其傳可謂遠矣。然周備六代之樂，雲門、咸池、韶、夏、濩、武，皆存特五英。六經無之，惟宋商之後，故宋公猶得其傳。成者平公名也。宋自微子啓二十六世而至平公，其名始見於魯昭公之十五年。春秋書曰：宋公成與此鍾，銘合而其立也。以周簡王之十年乙酉歲距皇朝崇寧三年甲申，凡一千六百八十年，而六經之器出于受命之邦。適丁聖上駿惠先烈，登崇耆英，制作之盛際也。大晟既成，神人以和，治音洋洋際天，蟠地豈特為五行之道立根莖哉？且莖鍾雖鑄自宋公，而實帝顓之樂。今也地不愛其寶，為時而出，蓋以昭聖上盛德茂功比隆。五帝夏商以還，弗足儷也。又古鍾之得于今者，惟周為眾，其制類多。上設衡角，旁傳旋虫，或內實而側垂之，或仰通而中貫之，率皆振掉弗安。惟經鍾也，雙螭咬踞以為平紐，大晟之鍾實取則焉。故其垂之也，正其鼓之也，和而無振掉弗安之患。此其制作所以過于三代也，非五帝之樂何以及此。

漢金罍說

案周官古人以金罍和鼓，說者以謂其形圓如權首。

上大下小今此器制度如此一名罍于南史稱齊始興王鑑爲益州刺史有以罍于獻者高三尺六寸六分圍三尺四寸圓如笳色如黍甚薄上有銅馬以繩系馬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于下以芒莖當心跪罍于則聲如雷注清響良久古所以節樂也今此器上有蹲獸可系以繩與南史之說同但罍首巨而圓下乃寢小非若笳也及舂之于地則聲自上發回旋錮磕於罍之首磅礪不散甚大而宏亦若雷然清響良久不必注以水而振以芒也此器本六長短相第其三已歸內府制作尤工皆周器也今此三器其一有漢泉文蓋漢器耳周罍之系獸却首卷尾爲雌之狀雌智獸也智於方屬北陰陽相辨之時也王安石以罍於文从金从孰謂陰與陽和而孰故曰和鼓以義考之和則可否相濟辨而和和而孰陰陽辨於北之時如之宜和鼓之器飾於智物是器也祕閣舊籍目之爲鐘初未知其爲罍臣等受詔彙分而物辨之稽經而合庶可備采擇之一焉

漢罍文說

按說文甌甌也大口而卑用以食此器如之劉歆戲楊雄有覆甌之語雖出於善謔然當時覆此器必以

巾冪之屬爲無盖故也今此器但可出納而無盖又設飾纖巧頗乏古象正漢世物也

漢象形壺說

按壺之象如瓜壺之壺幽詩所謂八月斷壺盖瓜壺也上古之時窪尊抔飲蕢桴而土鼓因壺以爲壺後世彌文或陶或鑄皆取象焉然形模大致近之不必全體若真物也今此壺形美若真壺然殆漢世取象太巧故尔

漢小方壺說

案燕禮司官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今此壺形製絕小非所以尊於階楹銅薄而弗精非三代上齊之品與武安侯鈇相類盖漢世物也鈇即方壺之別名海上之山亦謂之方壺其象如此古之爲器必具方圓壺之有方壺猶鼎之有方鼎盖備乾坤之象辨君臣之義故說者謂燕禮之方壺爲卿大夫而設以臣道直方義盖地道也臣道也舉一器可以兼之宜其用於燕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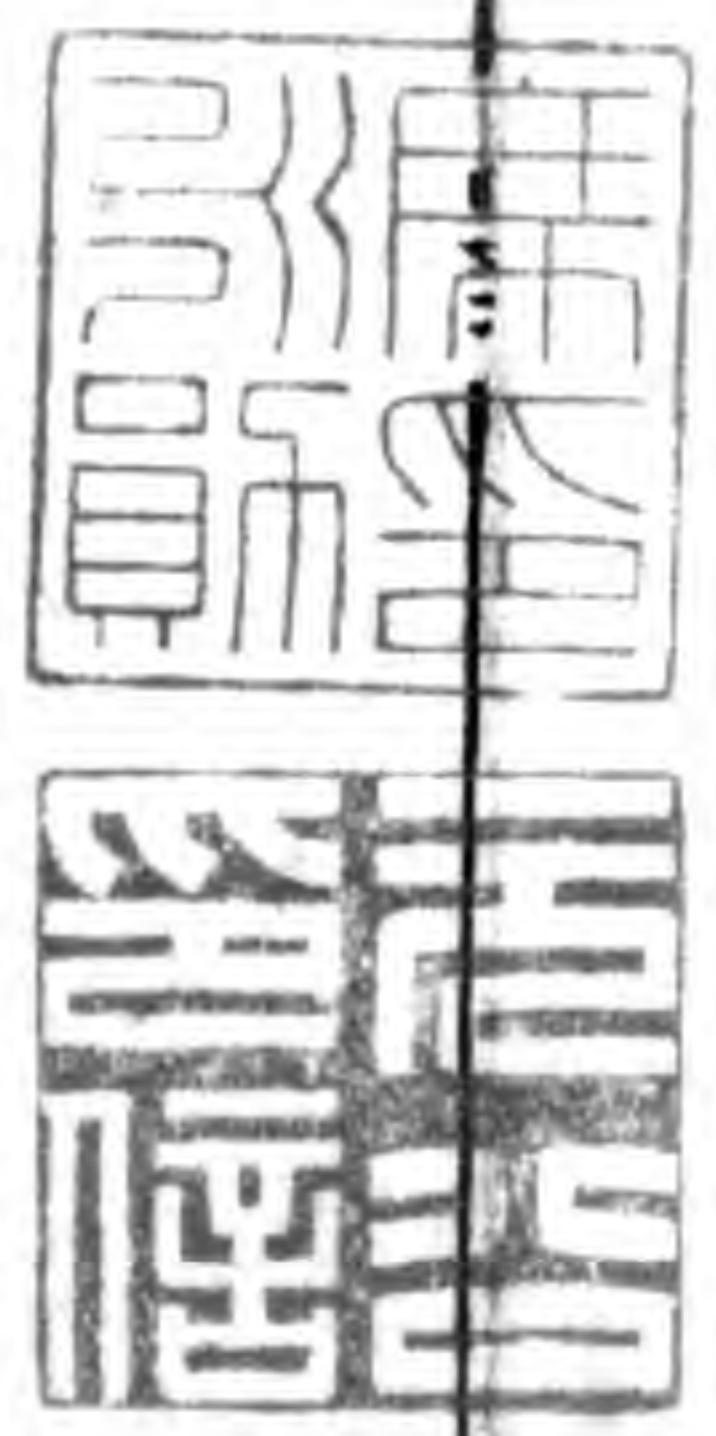
漢漏壺說

按漢器有丞相府漏壺與此形製同而上有盖盖有方空所以出納箭下有流筩若烏渴然所以節水也

三民書苑 卷之九
此亡有蓋餘製皆同然彼器脩九寸耳而此乃長倍
蕤之者蓋孔壺爲漏浮箭爲刻水之循環有升降則
器之出納有大小視今之漏壺制大小長短相次若
陛城然則漏之有壺宜不一而足

跋西嶽華山廟碑後

歐陽文忠集古錄云所謂集靈他書皆不見惟見此
碑某按漢書地理志云太華山在華陰南有祠集靈
宮武帝起又桓譚仙賦敘云華山下有集靈宮漢武
帝欲懷集仙者故名殿爲存仙門爲望仙二書所載
其詳如是則集靈宮不獨見於此碑也文忠博古矣
猶時有舛漏後學可忽諸黃其記



王氏書苑
卷之九

三

